

聖內思這樣過了一生

翁德昭院長作

劉德松老師譯

壹、前言

耶穌會學校有個習慣，即喜歡從耶穌會聖人中選擇名字做為校名。其中最流行的名字當然是耶穌會會祖聖依納爵了。在台灣，我們也有一個以聖依納爵為校名的學校，就是位於台北的徐匯中學（英文名稱是聖依納爵中學）。此外，遠東宗徒聖方濟沙威也是一個常被選用的名字。而在台灣，有兩個耶穌會機構是以聖內思為名：位於台中的磊思（內思另一譯名）大專學生中心和位於新埔的內思高工。為什麼本校的創辦人選擇聖內思作為學校的正式名稱？這樣的選擇是要提供全校師生一個什麼理想？現在來回答這兩個問題真是恰逢其時，因為今年本校將要慶祝這位在稟賦和神修上均出類拔萃的青年逝世四百週年紀念。

貳、以內思為校名的理由

我這裡只想用三言兩語來說明本校以內思為校名的理由：

第一個理由是由於這所天主教耶穌會學校的教育目標。

本校的教育目標並不只是要給予學生知識和技術方面的陶成，它更是要培育青年學子，使他們的生活受到一個崇高理想的激勵和引導。它的目標是要準備這些父母所為委託給我們的青年男女，使他們能面對將來的責任，即以獻身的精神去關懷及服務他人。這個理想已經列入「內思高工教育理想」的條文內，它應該成為本校全體教職員工的永久共識。人人都應該實踐這項共識。並將與學生分享理想列為最優先的工作。今天正是發展這個理想之豐富內涵的迫切時刻，它比以前任何一個時代都需要。因為我們今天面對的是一個快速變遷的社會，人人盲目地追求功利和不負責任的自我享樂。成功的教育不應該以在學業和技能上的成就來衡量，而是要以在服務他人獲致崇高人性和道德理想的生活能力來衡量。

第二個理由是青年人不易被抽象的理想所感動。

他們總是需要有一個具體的典範擺在他們面前，以便他們能把他視為他們的理想。青年人的典範一定是另一個青年人。青年人一定能夠在這個提供給他們心靈的典範身上發現特質和動力，以便在自己身上激發並實現他們精神成長的渴求和希望。而我們發現，聖內思，這個十六世紀的青年，能夠符合這所天主教耶穌會教育機構的需要。我們越認識他和他短暫的一生，就會發覺他越是可愛，而且我們也會越發現，他如何能是今日我們台灣青年人的理想和楷模。

參、聖內思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一、生命簡史（1568～1591）

內思於一五六八年三月九日生於義大利北部。他的家族是當時義大利最有權勢者之一，雙親是虔誠的天主教徒。他是家中的長子，前途無可限量。他的父親是一位非常堅毅、果斷和獨立的人，從小給他極為嚴格的教育，以準備他將來可承擔家族的重大責任。他父親的格言：「當你開始一件事，就要把它做到底，並且要盡可能做到完美。」這顯示，從兒時開始，小內思就被教導在美每一件事上要有恆心，而且要尋求完美。他不能滿足於平凡，而總要在他所做的每件事上尋求傑出。從他的母親那裡，他獲得了喜歡祈禱的美德，以及堅強的信仰和良好的道德教育。他父親所精挑細選的一位家庭教師，在內思的教育上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直到內思十三歲時，他都一直負責這個小孩的陶成工作。這位家庭教師名叫杜爾克(Pierre-Francois Del Turco)，當他照顧內思時，他只有二十三歲，他是堅決、聰明、有良好判斷力的人。因此他對內思的性格有了積極的影響：他發展出清晰的判斷力，冷靜面對事情的習慣，而且說話前三思而後言。內思必須面對他那個時代生活的氛圍。那是個善惡交織的時代，社會極端不平等，弊端叢生，人人追求享樂、光榮，而且崇尚暴力。內思生活在王侯貴妃的宮廷中，他很早就必須面對道德的抉擇，以便在那個敗壞的環境中保持住他道德的完整。

二、早期加入軍事訓練（1573）

當內思的父親受西班牙國王的委任負責訓練三千義大利軍隊時，他還是個六歲的小孩。他的父親把小內思帶在身邊，傳授他軍事知識和軍人儀態。內思很以做軍人為榮，但他也開始學會了一些軍中的粗話。回到家裡，他說話的方式使家中的仕女們感到厭惡，因此他的家庭教師開始糾正他的言語。

三、翡冷翠宮廷中的富麗生活（1577～1579）

一五七七年十一月到一五七九年十一月，他被送到冷翡翠的宮廷中。在那裡主要有兩個話題：戰爭和愛情。這個年輕公子遂進入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輝煌的社會生活。他和他的弟弟一樣，必須穿得高貴華麗，而且出入都有僕人跟隨。他學會了跳舞、打獵。他的頭髮被小心照料並噴上香水。翡冷翠的社會十分腐化，內思面對的是一個充滿詐欺、奢侈、謀殺的世界。為抵抗這些誘惑，他採用了他自己的辦法。他決心不惜任何代價躲避罪惡和罪惡的場合。所以當被邀參加娛樂，尤其是有年輕女孩在場時，他總是毫不遲疑地離開。他特別小心，避免和公主或其他女孩接觸和認識。他找到了一個藉口來為他的行為辯護。他對他母親說：「她們身上的味道令人難受」。事實上，當時的仕女們喜愛大量使用各種的香水。他開始經常辦告解，他查考他的良心，發現他有兩項明顯的缺點：常發脾氣，而且說話尖刻，容易傷人。因此他開始控制他的脾氣和談話。每天他都前往聖母領報聖堂，在聖母向前祈禱。十歲的某一天，

他決心不再犯相反貞節的罪。他就在那裡發了貞節聖願。那是由於對聖母的孺慕深情激發他做出這項許諾，以便討聖母的歡心。從此以後，他開始小心翼翼地避免注視婦女，為了保護他靈魂的純潔。在翡冷翠待了兩年之後，兄弟倆離開那裡，前往滿都亞(Mantoue)他伯父吉勞姆公爵(Duke Guillaume)的城堡。

四、滿都亞公爵宮廷中六個月的平靜生活(1579~1580)

滿都亞是一座小城，較翡冷翠寧靜。內思在那裡繼續他的神修努力。他找到獨處的時間，在一小教堂祈禱，讀聖人傳記。然而他的健康不佳，開始有胃痛的毛病。在醫生的處方下，他著手一項嚴格的節食計劃。但病癒後，他仍繼續禁食，以致變得非常瘦。在五月，三年未見孩子的母親邀求他們兄弟回家，內思和他的弟弟隨即被送回加士堤利奧乃(Gastiglione)的老家。就這樣結束了他的早年時期。

他已經在道德和神修上有了極大的進步：

當他還是個小孩時，他就渴望「善」，意識倒「惡」，並盡可能躲避它。在做一件事之前必先思量：「這為永生有何益處？」

隨後他覺察到需要力量的支持，於是他開始躲避世俗生活的誘惑，他在聖母身上找到了庇護，並把他的貞潔託付給她。他已下定決心，除了天上的國王—天主以外，不替任何進行國王服務。「做天主的僕人比做世上國王的僕人更好」，這是他在滿都亞時多次提到的話。

五、家鄉一年人格成長成績可觀(1580~1581)

加士堤利奧乃故鄉的這一年為他是豐收的一年。這一年，他常注視著他房間內的一個苦像，做著熱烈的、長時間的祈禱。他被天主所強烈吸引。他經由閱讀和默想加尼修(CARNISIUS)的要理書來充實他的宗教知識。透過閱讀印度傳教區的見聞，他開始夢想有一天也能做一個傳教士到外國去傳教，那時他的熱火開始展現，他開始召集兒童，向他們講道，有一次，米蘭總主教聖加祿樞機(Cardinal Charles Borromeo)，他是龔撒格家族的一位表親，遇見他，並給他很好的神修指導，內思那時十二歲，尚未初領聖體，樞機主教預備他，並於一五八〇年六月廿二日給他初領了聖體，之後內思就定期在每主日和節日去領聖體—因為那時還不允許每天領聖體，但內思每天都去參加彌撒。內思越來越確信，他不是來受服務而是來服務人，只是當時他還不清楚要如何服務，以及在什麼地方服務而已。到了一五八〇年底，內思、他的母親和弟弟魯道夫(Rodolphe)被他們的父親費朗德(Don Ferrante)叫到費拉山(Montferrat)和父親同住。那是個艱苦、危險的旅程。在渡河時，內思和他的家庭教師險遭滅頂。內思投入許多精力在讀書上，並繼續他虔誠的生活。他的父親開始對他發脾氣，因為他不願參加玩樂、舞會、餐會和接待政要。他拒絕觀賞歌劇，這是因為當時義大利的歌劇對性氾濫表現得過份寬容。內思已經發現，宗教生活深深吸引著他，他已經覺察到，他週邊的生活—財富、榮耀、享受，毫無用處，他越來傾心於宗教

生活。一五八一年春，當全家回到加士提利奧乃時，內思越來越決心要離開所有世俗的追求，而全心在宗教生活內去尋找天主：「為什麼我們對我們家族的富貴如此在乎，王子的屍體和窮人的何異？甚至可能比窮人的屍體更易發生令人作嘔的腐爛。」

六、在馬德里服務國王（1581~1584）

一五八一年十一月，內思的父親費朗德被派倒位於馬德里的西班牙宮庭保衛奧國的瑪利皇后。他舉家遷往，在菲立普二世的宮殿內服務。內思首度成為宮廷侍衛，他的任務是負責陪伴皇太子狄愛高（Diego），他的家庭教師也受邀一同前往，繼續培育內思。馬德里的宮廷氣氛和義大利的氣氛極為不同。那裡他們追求榮耀，而不要腐化。義大利文藝復興的氾濫沒有到達西班牙。內思忙於侍衛的工作，他並利用空閒的時間讀書。內思感到對宗教不熱心的傾向正在侵蝕著他。於是他適時採取行動，更加注意祈禱生活。那時他閱讀格瑞那達的路易（Louis de Grenada）關於祈禱的文章。他在讀書上十分認真，也很有成就。他繼續精修他的西班牙文和拉丁文。一五八三年五月二十九日，他被指定在菲立普二世國王面前致歡迎詞。在良師的指導下，諸如數學、歷史、天文學和哲學，他都充滿興趣去研究，而且也很成功。

七、面對生命方向的抉擇

對於未來，他有一個更決定性的選擇。那是在西班牙時，他開始考慮要入耶穌會。在馬德里，他的告解神師斐迪南（Ferdinand Paterno）神父是一位耶穌會士，也是耶穌會會院的院長。他的神師作證這位青年判斷力傑出而成熟，認真學習，而且熱愛聖經。吸引內思加入耶穌會的理由是他發現只有一位完美的國王，只有一個真正的王國，就是耶穌和他的天國。為它，一個人可以毫無保留地奉獻他的心靈和服務。他首先是要加入加佈遣會（Capucins Order），因為他想改革它。後來也考慮入隱修會，最後他在尋找一個修會，在那裡他可以用他的天賦來為天主做更好的服務，並效法祂在世的生活。他終於發現耶穌會符合他的願望。而這個修會在國外有傳教區，而且他看到這個修會有真正的神貧並放棄教會內的地位，這些都是吸引他的原因。

八、聖母升天節的恩賜（1583/08/15）

一五八三年八月十五日聖母升天節那天，內思獲得了一個明顯的記號，肯定天主要他成為耶穌會士。當他在馬德里耶穌會教堂的聖母像前謝聖體時，他聽到內心有一個聲音呼喚他，不要有任何懷疑，這是要他成為耶穌會士的召叫。他的告解神師確信這是他的聖召，但告訴他在入會前須先徵得他父親的同意。他把這事稟告母親，母親隨後再將這消息透露給他的父親。內思的父親大發雷霆，嚴厲責備他，並告訴他永遠不得再提這種事，否則要重重地修理他。內思平靜地回答說：「如果天主為了祂的愛，賞我受這種痛苦的恩典，我會很高興。」

九、費朗德強烈反對內思的聖召

內思的父親把內思的神師找來，怪罪他左右了內思的決定。但神師告訴他，直到聖母升天節內思告訴他這決定前，他一直不理會內思修道的意願。後來父親告訴內思，如果他非進會不可，起碼也得選個較有光彩的修會：

「任何其他修會都可以，就是不要耶穌會。在其他修會裡，你至少能爬升到某個更高的教會地位，而在耶穌會裡你根本沒有希望。」

內思回答說：

「那正是我喜歡耶穌會的理由之一，我就是想和光榮的前景意一刀兩斷。」

父親束手無策。內思才十六歲，父親希望內思還有時間回心轉意。在西班牙待了三年，最後父親決定帶著全家回到加士提利奧乃。內思進耶穌會的動機卻越來越強烈，為徵求他父親的許可，以承行天主的聖意，於是開始了他和父親之間漫長而艱苦的抗爭。

十、返義後奮爭聖召並獲勝利(1584~1585)

他的父親冀望能使他改變決定。回到義大利之後，父親要內思去拜訪非拉拉（Ferrare）、帕維亞（Pavie）、杜林（）等地的宮廷，以期打消他念頭，但父親的企圖沒有成功。他一向將所有的希望放在內思身上，期待他能繼承家族輝煌的基業。內思卻前往位於米蘭的耶穌會學院就學並作神操。他很有興趣地學習哲學和數學，而且相當成功。最後他得到父親的同意去追求他的聖召。那是有一天，在經過小時的祈禱後，他直接走到他父親的房間對他說：

「父親，我把我自己完全放在你手中，你要我做什麼，由你決定吧！但我保證，我已經被天主召叫進耶穌會，反對這事就是反對天主！」

他沒等父親回答就離開他父親的房間，父親深受一種特殊的恩寵所感動竟哭了起來。他派人去把他的兒子找來：

「內思，你使我心破碎。你實在值得我愛，而我也一直愛著你。我把我們家族將來的一切布望都放在你肩上。但既然你說天主召叫你，我也不阻止你，你想去的地方，你就去吧！我祝福你！」

十一、揮別世俗的榮華富貴 (1585)

由於父親的同意，一切終於柳暗花明。一五八五年十一月二日，內思鄭重宣佈放棄他做為長子的一切權利，把家族繼承權讓給他的弟弟魯道夫。魯道夫喜出望外。但內思的快樂卻更大，他對魯道夫說：

「我倆之間誰較快樂？事實上是我而不是你。」

他的臉上散發出掩不住的喜悅，他生平不曾如此快樂過。隨後他脫掉他的公子服裝、絲襪，換上修道服。他穿著新會衣參加了為對他表示敬意所舉行的宴會。他向親友道別，並求他的雙親祝福，他答應為他們祈禱。第二天，一五八五年十一月四日，他離開滿都亞。那天他寫了一封信給耶穌會總會長：

「今天我已經脫去舊人而穿上新人，主賜鴻恩，我不知如何感謝。

他給我新的安慰，允我以祂為榜樣實踐福音貧窮。」

在羅馬，內思覲見了教宗西斯篤五世。教宗經過查問之後接受了他的聖召。一五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內思進入羅馬的耶穌會聖安德肋初學院。

十二、年輕耶穌會士內思（1585~1591）

一開始，他就必須就他的獨立個性作犧牲，縮短他的祈禱，限制他的苦行，克服他的癖好。很快地他對於會院中的其他會士同伴和工人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他獲准探視醫院中的病人和監獄裡的囚犯。他的父親後來完全地改變，變得非常虔誠。他曾一度回他的家鄉，協助解決存在於他弟弟和滿都亞公爵之間關於繼承問題的糾紛，他幫忙解決他弟弟的不正常婚姻關係。他在那那裡待了六個月之久（到一五九〇年底）。之後他前往米蘭繼續追求他的宗教陶成，他在哲學和神學的研究上表現的格外傑出。人人期待他未來能做一番大事。

十三、為別人服務到死（1591）

在米蘭時，他有一個死期已近的特殊預感。一五九〇年五月，他又得到一個很重要的內在恩寵使他完全地超脫，他感覺「一切都改變了」。一五九〇年冬天，內思正讀神學第四年。他得到許可，獻身為感染瘟疫的病人服務。這種傳染病使當時的羅馬人驚慌失措。有一次他正背一位病人前往醫院途中被染上了瘟疫，四個月後逝世，那是一五九一年六月二十一日，耶穌聖體節八日慶期的最後一天。臨終前，他給母親口授一封非常動人的訣別函，勸她節哀：「不要為我的去世而傷心，反而應當高興才對，因為藉死亡我們方能到天父那裡去，那是所有人類最終的一站。」他的塵世生命雖只短短的二十三年，然而死前他已被公認是個聖人。他的名聲，尤其是他的聖德，在當時的整個歐洲已是家喻戶曉。他很快就被封為真福，許多人經由他的轉禱得到無數的奇蹟和恩典。一六〇五年十月十九日，教宗把他列入真福品，那時，他的母親尚在人世，親眼目睹了她兒子的榮耀。一七二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他被列入聖品，受到普世信友的敬禮。他是一位很受歡迎的聖人，特別是在青年人中間。他們在他身上看到了激勵他們慷慨獻身的典型。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三日，在他被列聖兩百年之後，教宗碧岳十一世宣佈他為「基督徒青年的主保」，尤其是學生。許多學校，聖母會和各種善會，都以聖內思為他們的「主保聖人」。他是年輕聖人中對歷代青年教友影響最大、最深的一位。今年適逢聖內思逝世四百週年紀念。當今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曾在其講道中，倍極稱揚聖內思的善表，尤其是他刻苦、犧牲、英豪的愛人、助人的精神，堪當我們景仰與效法。教宗曾赴聖內思的故鄉朝聖，以表對他的敬禮。耶穌會總會長柯文柏神父（Fr. Peter-Hans Kolvenbach）說，因為聖內思甘願放棄爵位、富貴及榮華，而度清貧克己的修會生活，不怕犧牲傳染，服侍流浪羅馬街頭患瘟疫的病人，因而犧牲了自己，所以他堪當作二十世紀的瘟疫-愛滋病（AIDS）患者的主保。這是他於紀念

聖內思四百週年之際，寫給全球耶穌會士的公開信中的一段。在美國已有不少愛滋病人佩帶聖內思聖牌，求他特別保佑。

肆、他給現代青年人提供了什麼理想？

1. 為所有青年，特別是為今日的台灣青年和我們自己內思高工的青年，聖內思是個楷模。當他發現了自己的人生理想時，即以堅定不移的決心和毅力圓滿地完成對自己人格的修持，對自己稟賦的發揮，以獻身服務人群，直到最後一口氣，他是真愛的致命者。

2. 他潔身自愛，出污泥而不染，他沒有讓自己受到周遭的淫亂、萎靡、暴力氣息所誘惑和玷污。他所用的方法或許有些過激，但他卻以極大的尊嚴和忠貞去維護他生命的完整性。

3. 他是獻身為他人服務的英雄，為窮人、病人、急需者付出自己最寶貴的青春生命，他給現代青年一記重重的倫理耳光：唯利是圖，爭名奪權，滿足自我，享樂主義。

4. 為所有的青年教友，他是一位聖人。他從信仰中汲取道德勇氣，以修練基督徒德行，為追求那世界的一切美善所無法比擬的永恆、不朽的價值。

5. 他是所有青年教友的楷模，他熱愛生命，不折不扣地活出信、望、愛三德。

6. 它以祈禱、敬禮聖母、克己、勤領聖體及和好聖事，讀聖書及默想耶穌苦難來征服自己不受約束、獨立任性、易怒、自大等缺點。

7. 為所有中國青年，他是孝道的楷模：他對雙親孝愛至極，但他並沒有因此忘記愛天主在一切之上及服從天主的神聖召喚。

伍、結語

總而言之，聖內思是青年人的楷模，他的理想也是我們內思高工於教育青年學子時所一向追求的目標：

為了天主的更大光榮，
為了提昇人性、道德和精神價值，
為了促進人類發展和信仰之間的完美整合，
為了慷慨服務人群的生命承諾。

願天主永受讚美！